

何休著述叙要

黄朴民

何休（129—182），字邵公，东汉后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完成于他的手中，他所概括的“三科九旨”等一系列命题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代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曾经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①揭示了何休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今天，考察这位有重大贡献于《公羊》学的思想家的著述情况，公允评价其对《公羊》学义例所作的总结，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汉代经学历史的研究。

何休在他并不太长的54年生涯中著述丰富，自成一家。其著作数量之大，门类之多，影响之广，在东汉一代经师中名列前茅，只有郑玄、马融、贾逵等少数几位“通儒”可以与他比肩。堪称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从有关典籍的记载以及何休本人著作名称考察，何休著述的重点是在《春秋公羊》学领域，同时旁涉其他经传。就著述的体裁来说，有注疏之作，如《春秋公羊传解诂》、《孝经注》、《论语注》等等；有纯学理的论著，如《春秋公羊文谥例》、《春秋公羊传条例》等等。就著述的性质或特点而言，既有论战性的文字，如《左氏膏肓》、《春秋汉议》等等；也有正面阐述自己基本理论或观

点的篇章，如《春秋公羊传解诂》、《冠礼约制》等等。它们互为关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学说体系。

何休的著作在历史上多有散佚，至今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得以完整地留传下来，其他多种著作基本上佚失殆尽。惟有零星文字散见于某些古籍，如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书曾辑有数量不多的何休著作的某些内容，但终究远非完璧。

造成何休著作大量散佚现象的原因，除了遭遇历代兵燹之灾外，主要是由于《公羊》学在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备受冷落的缘故。《隋书·经籍志》一云：“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可见，早在晋、隋时期，《公羊》学就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何休的著作散佚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现谨将何休的主要著述扼要胪列、介绍如次：

(一) 《春秋公羊传解诂》

这是何休的代表作，也是其众多著作中惟一部完整保留流传到今天的著述。《后汉书》本传有关于其书的记载。《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一卷，清代阮元刻印《十三经注疏》中的《公羊传》注疏本即用何休《解诂》及徐彦《疏》本，为二十八卷本^②。

《春秋公羊传解诂》是何休对早期《公羊》学的总结，全书体大思精，虽名为《解诂》，实则为何休《公羊》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寄托着他的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哲学观、军事观、经济观、美学观。所谓“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其在《春秋》史实的解释问题上，严格地遵循以史实牵就《公羊》义例的原则。即按照《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

类”的规范注释史事，阐发所谓的“微言大义”。由于受汉代整个社会思潮的影响，《解诂》也大谈灾异，不废谶纬，“其书多引谶纬，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皆无明文，盖为其学者相承有此说也”^③。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书中，对传统的早期《公羊》学既有继承，又有所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表现为他为《公羊》学制定了新的义例，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三科九旨”之说就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点。论者多以为“三科九旨”为何休的独自发明，如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八指出：“三科九旨之说不见于《公羊传》，惟何氏记之。其说亦不详所本。”吕绍纲先生亦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④这一看法当是可以成立的。

不少人对《解诂》关于《公羊》学义理的创新持保留态度。如唐晏就说：“逮至东汉之末，何邵公以后起而夺前人之席，一时风尚喜新，翕然从之，亦如《易》、《书》、《诗》之从马、郑，而西汉古说从此亡矣。虽何氏说中，不无参用严、颜一二，无如淄澨不别，萧艾难分，而西汉《春秋》旧说亦如祀、宋之无征矣。呜呼！”^⑤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何休《公羊》学自成体系、富有价值的标志，也是何休本人胜过东汉时期其他《公羊》学者的地方。

《春秋公羊传解诂》卷首置有何休的《自序》，全文二百余字，却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何休撰著《解诂》的缘起以及宗旨，在全书中起着导读的作用。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该文。

（二）《春秋公羊文溢例》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一卷，题为《春秋公羊溢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不载，可见其书失佚已久。徐彦《疏》曾引录了它的基本内容。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书》据徐彦《疏》、王应麟《玉海》等辑出数条，合为一卷。

其书篇幅不大，却十分重要。何休关于《春秋公羊传》的基本义例是由它所明确提出的，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等等均是如此，故人们将它视为“翼《公羊解诂》而作”。我们在今天要阅读和掌握《春秋公羊传解诂》的内容和要旨，就必须先深入了解《文溢例》。

（三）《春秋公羊传条例》

其书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为一卷。《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为一卷。已佚，基本情况不详，其性质似当与《春秋公羊文溢例》相接近，也是阐述申明《公羊》学的基本原理与义例规范的。

（四）《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以上三书均系何休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与古文经学进行论争的重要著作。其中《公羊墨守》，《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四卷；《左氏膏肓》，《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文献通考》则著录为九卷；《谷梁废疾》，《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卷，又题何休撰，郑玄释，张靖笺。

三书今均已佚，其零星内容散见于后人所辑录的郑玄《穀膏肓》诸书之中。通过对这些零散佚文的考察，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知道何休与贾逵、郑玄、服虔等古文经学家论战的焦点所在以及大致情况，了解何休治学的风格特征及其弱点缺陷，从而在总体上得出有关这场汉末学术公案的基本认识。由此显而易见，在今天注重研究《左氏膏肓》等书的零星佚文，实在十分有益于对何休整个思想学说体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深刻探索。

（五）《春秋汉议》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三卷，今已佚。清人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根据杜佑《通典》卷八十引一条。原文为：“后汉安帝崩，立北乡侯，未逾年，薨，以王礼葬。于《春秋》何义也？何休答曰：《春秋》未逾年，鲁君子野卒，降成君称子，从大

夫礼，可也。”从这条佚文的内容来看，《春秋汉议》当是一部据《春秋》微言大义为解决汉代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答案，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鲜明的针对性，是儒学干预现实政治的集中反映。其性质与董仲舒《春秋决狱》（又名《春秋决事比》）相似。

何休在《春秋汉议》书中严格遵循《公羊》学的基本立场，与古文经学的观点针锋相对，因此它面世后曾遭到古文经学家的批评和辩驳。这方面服虔著有《汉议驳》^⑥，郑玄分别著有《驳何氏汉议》、《驳何氏汉议叙》^⑦，均为十分突出的例子。这说明，当时何休与郑玄、服虔等人之间的学术论战，并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左氏膏肓》等三部书。

（六）《春秋议》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今已佚。其基本情况不详，性质或许与《春秋汉议》一书相近。

（七）《驳春秋释疴》

其书不见《隋书·经籍志》著录。服虔撰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今已佚。何休此作即为驳斥服氏之说而为。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又《初学记》卷二十六引《春秋释疴》例，题“《驳春秋释疴》，后汉服虔撰，后汉何休驳”，这表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服、何两人这些辩驳文字是合在一起刊行于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同条中又谓：何休为《公羊》，故驳服氏《春秋释疴》耳。服治《左氏》者也，犹郑君之驳异义，此其例。从上述一鳞半爪的情况看，何休此书系今、古文经学论战中的辩驳性文字，性质略同于其《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一类著作。

（八）《孝经注》、《论语注》

何休作为著名儒学大师，治学及著述的内容并不囿于《公羊》学，即所谓“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举凡儒家其他经典、诸子百家之学、图谶纬书、阴阳算术、三坟五典等均有涉猎

研讨，并留下相关的著作。其中注训《孝经》、《论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孝经注》、《论语注》均见于《后汉书》本传的记载：“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就“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的文意看，何休注训《孝经》、《论语》是多有新意，自成一家的。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早已散佚，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即未曾予以著录，使得我们无法了解它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价值。不过其零星内容在某些古书中还是有被征引的。如魏正始年间何晏撰著《论语集解》时，曾引录过何休的《论语注》^⑧。

（九）《冠仪约制》

这是何休在礼学方面的一部著作，原书早已散佚，不见《隋书·经籍志》著录^⑨。唐代杜佑《通典》卷五十七曾引录部分文字。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七《礼》中也收入了这些内容。可见何休不仅精通《春秋公羊》之学，而且于礼学也有较深的研究，乃是东汉晚期不可多得的博雅饱学之士，“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⑩，洵非虚言。

综上所述，何休一生心无旁骛，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先后完成了多部著作，丰富和发展了《公羊》学的理论，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演进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

① [清]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

② [清]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经部·春秋类一》：“（徐）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于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

③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九》。

④ 参见吕绍纲：《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下转第59页)

- ⑥ 《新唐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标点本，P3481。
- ⑦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标点本，P6466。
- ⑧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标点本，P6469。
- ⑨ 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119。
- ⑩ 《续藏经》150册，新文丰影印本，P315。
- ⑪ 《大正新修大藏经》49册 P369c。
- ⑫ 《续藏经》130册，新文丰影印本，P559。
- ⑬ 《大正新修大藏经》16册 P292a～b。敦煌本 S2278《佛说宝雨经》卷九末也附有译场人员名单，但略有不同。
- ⑭ 《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813b～c。
- ⑮ 《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19b。
- ⑯ 《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31c。
- ⑰ 《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10b。
- ⑱ 《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19a。
- ⑲ 《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863b。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上接第 43 页)

- ⑤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八，《春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 ⑥ 按，服虔《汉议驳》，《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称南朝梁阮孝绪作《七录》时尚存，唐初已佚。
- ⑦ 郑玄：《驳何氏汉议》，《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驳何氏汉议叙》，《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均已失佚。
- ⑧ 参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0页。
- ⑨ 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礼记义》十卷”，注云：“何氏撰”，不知是否系何休的著作，待考。
- ⑩ [清]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注引王嘉《拾遗记》。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